

有一天，我放學回家，對鏡大哭，不是我沒志氣，不學好，而是耳朵、嘴巴不管事，我躺在牀上哭，後來想哭也不是辦法，就站起來想如何解決此難題。正好此時二小姐叫我去吃飯，我就擦乾眼淚，到飯廳吃飯，他們發現我的眼睛紅紅的，問我是否想家？我說：「不是，因為學校上課的筆記是空白的，不曉得該怎麼辦才好？」

二小姐說：「沒關係，只要三個月的功夫，包準你會說又會聽。」我說：「你有什麼辦法？」

她說：「我幫你去找幼稚園的書，從幼稚園開始學起。」

我說：「那需要好多的時間啊！」

她說：「可以自幼稚園 (Kindergarden)、小學、中學慢慢一步一步來，久而久之，就能學好。」

她說話算數，吃過晚飯後，她就到圖書館借了一套幼稚園、小學、中學的書回來。在我的房裏，兩人坐在沙發上開始學，讀得很快。有單字本子，不熟的地方可以記下來。讀了一個月，把幼稚園、小學、中學的部分讀完了。二個月後，把高中的也讀完了，於是說話也流利多了。她叫我訂了一份報紙 (News of the World)，專門寫地方上的小事情，內容很有趣。因為這樣，我的英文通了，到學校也就會聽會寫了。

吃飯時，兩人手拉手進飯堂，她叫我坐她右邊，左手拉著左手，只用一隻手吃飯，我很不好意思，但她不管這些。飯後，我問她：「如此親熱，令我難為情。」她說：「我已過二十一歲，父母及任何人都不能干涉我，我是自由的。」晚上睡覺時，想及現在掉在情海中，不念書不行，我志向很堅定，要用愛情來幫助我的學業。同時，我想到中國以前的教育是：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既張，國乃富強。可是，我看英國對禮、義、廉、恥，同樣重視，只是不說而已，他們用宗教來維持道德、人心。(待續)

老夫婦三次開刀記 (中)

陳 廣 沅

二、太太跨骨開刀 (續)

8/27日星期三，十時盧賓侯學長鄉兄來陪我去玩具店購貨。午蔡南雄學長夫婦及兩子來看太太！就請他們陪太太，我偕盧兄去金龍飯店飲茶，內部裝飾豪華完全用金紅二色，中間裝成金龍殿，點心有粉果燒羹、叉燒包、牛肉、臘味飯、蛋壳等，名稱雖與別家一樣但貨色味道實為最佳品，為我以前所未曾嘗過。

當日與前此送太太到旅館之李先生約好下午三時請他來送太太上飛機去洛杉磯。屆時到飛機場，由我用輪椅推太太到飛機門邊，再由空中小姐用較狹輪椅送入飛機座位，此次所乘為 707 小飛機，一排四張椅子，中間有走道，我們坐在一邊，飛機五時開六時到，飛不太高，能看見太平洋岸，及沿途城鎮公路，很平穩安靜，說不吃飯亦不賣酒，六時到。又由空中小姐用狹輪椅送下飛機，再由我用普通輪椅送太太到候機室，二兒傳正已在場相候，當即由彼驅車到場門口來接。行約一小時到家，家甚大有臥房三間，大孫已入幼稚園，小孫方七、八個月。二媳備飯甚好，當晚在客房休息。

8/28日以後數日，太太腿疼有時較好有時較壞，可下床用扶架走路，惟洗澡及大小便非我扶持不可。胃口甚好，並無熱度。西海岸天氣好，每日在陽台上與小孫遊戲，同時作日光浴。有時傳正兒帶全家陪我們到中國城飲茶或吃飯，洛杉磯中國城雖小而整潔異常，太太先時尚可用扶架走一段路。但去公園時則非用輪椅不可，有時要去一私人博物院，院中多樓，須走樓梯，那祇好不去。我莫明其妙，何以骨未破，祇有扭筋，經過如此長久的時間仍不痊癒。我想西海岸天氣雖好，但有病在兒子家住，弄得兒子一家不安，決定早回紐澤西耕德園家中設法。

9 / 7 日星期日，七時起七時半飯，八時由傳正兒駕車送我們到洛杉

磯飛機場，我用輪椅推太太，傅正招呼行李。九時卅分我推太太到飛機邊，由空中小姐換用小輪椅入飛機座，九時五十分起飛，十時上天，平穩無比，詢知所乘為747飛機沿途不停，直飛紐哇克 Newark。十一時賣酒，十二時開飯，一時吃完。一時半又賣酒，我們同聽音樂，太太安坐不動並未呼痛。二時半到達紐譯西之紐哇克市，共飛四個半鐘點，橫貫美國三千哩，舒適快速。以上所說鐘點是西海岸時間；東海岸已五時半矣。余等候至五時五十分方由空中小姐找到小輪椅推太太出飛機，再由我用普通輪椅載太太出飛機場，適傅方兒來接，即由彼驅車送我們回家，旅行年至此告一結束，善後事就是找醫生醫太太的腿患。

9/9 日星期二，陪太太去看陳醫生 Dr Tan，說明8/24日在三藩市摔交後，疼不能站立，經 X光證明膝骨未破，但至今仍疼不能離扶架走路。經診得血壓為170/80認為太高，須每日吞一粒丸藥，又給止疼藥丸配方。出門後即到藥房配藥回家吃藥。陳醫同時電話「巡行護士團」Visiting nurse 每週三派護士到我家為太太打維他命 B-12 針。

9/10日星期三，護士來打針，查血壓為110/60，太低囑勿再吃藥，用電話報告陳醫生。以後數日情形較好，但走路左腿仍疼。

9/17日星期三，護士又來打針，查血壓為140/80正常，並囑做兩腿運動之體操。以後數日無進步亦未有退步。

9/20日星期六，陳立夫夫婦來美約在普林斯頓左邊一家有名菜館請吃晚飯。太太腿疼辭謝不去，但二女兒及女婿力勸非去不可並說車到門口時由女婿及長外孫兩邊扶上台階入飯廳云。到時果然二位將太太連扶帶捧走上飯廳，但太太神色苦悶，說不出口，飯後仍抬回汽車回家，當時立夫夫婦都說看情形似甚嚴重，仍須覓醫尋找病根。回家後太太甚悔出門，因腿疼反而加劇云。

9/22日，星期一陪太太看陳醫商量辦法。「也許在西海岸照 X光未曾照到傷處，來一個下半身全部 X光試試！」陳醫說：他隨即寫好申請單囑我們明日到醫院去照，同時他將請普林斯頓醫院內有名骨科醫生斯密氏 David Smith 代為檢查。

9/23日星期二，陪太太到普林斯頓醫院照X光，共照兩腿上下及腹部共廿餘張。並抽血備檢驗。同時約好骨醫斯密氏明日下午三時在醫院急症

候診室檢查。

9/24日星期三，下午到醫院候骨科醫生檢查，四時許斯密氏及陳醫均來，共同驗看 X光照片結果查出跨骨有裂紋，要即日留住醫院明後日即須開刀。據稱左腿上部球狀骨頸發現有裂紋，須將此球在頸部鋸斷，另用一不銹鋼質球換上，鋼球中空，球體有鋼管亦中空，將此空管套在原來骨柱上即成。後來與立夫夫婦商洽方知朋友中因此開刀者甚多，立夫夫人亦曾因跌而開刀，也用了一個鋼球套云。太太即日住入醫院。

9/25日星期四，晨去醫院見陳醫問情形，彼稱開刀前一切手續均辦好，太太身體甚好，血份亦好，開刀無問題。

9/26日星期五，下午四時太太被推入開刀間。六時斯密氏骨醫出來說開刀手續已完成，一切經過良好。六時半太太出來，已醒，問我「開過刀沒有？」足見她自己完全不知道開刀經過。稍息即飲水、飲牛奶並飲鷄湯甚多。我八時半回家，計自西海岸摔交至今整一個月方找出病源開刀！希望以後完全痊可。

太太住院是我最辛苦的生活，我每天要早去晚歸，要時時與醫生護士接洽。連日陰雨，今日大雨終日更加愁悶。

9/28日星期日，此為開刀後之第三日，我九時到院，太太正坐在床上吃早飯。陳醫及骨醫均在，都說情形甚佳。骨醫並囑護士三件事：第一，取消鹽水針之輸送；第二，取消兩腿之幫帶；第三，每日上午須坐在椅子上半小時至一小時。足見體力進步，傷口漸好，大家放心。下午太太同我說話，咿咿呀呀，連續不斷似乎有一肚子話向我說，來不及說的樣子，但有音無意，莫明其妙，急找護士及護士長來聽。太太說之不休者約十分鐘。護士長說「所用止疼藥太凶，當改用他藥！」半小時後方復原，問她要說什麼，她不知道。如果迷信的話，不是怨鬼來討債，必是惡神來施兇。

9/29日星期一，開刀後第四日，骨醫將傷口包紮取消，傷口長有呎許，並無血迹。下午護士將太太用輪椅送往健身房在平行槓間走動兩個來回甚吃力。

9/30日星期二，開刀後第五日，八時到院，太太已在輸血，十二時後第一袋輸完。第二袋開始後一小時，三女來陪太太，我回家睡覺。三時許

到院，第二袋輸血已完，並將左臂用熱毛巾包起，二小時後取消，據太太說並不覺痛。

本來太太同房者係一黑人，她住靠窗一床。今早黑人走後，即將太太搬移靠窗，地方較寬敞，而朋友家屬所送花亦有地方擺。空床上來一白女人，亦係跨骨開刀者，她說八年前摔交跌破至今纔開刀修理云。八時半回家休息。

10/1日星期三，晨有大霧，八時半到醫院，骨醫已來看過，無事。陳醫來談，謂一切順利，左臂又用熱毛巾包紮，據說係輸血所致，十時許太太去健身房扶架試試走路。

今日立夫先生夫婦來探視，坐許久。陳夫人亦曾有跨骨開刀事，今已有一年多，走路正便，不過天陰略有疼痛不適云。

10/2日星期四，太太今日上午在健身房，用扶架走四十步；下午又走八十步甚好。斯密氏骨醫，告我謂「夫人傷口已癒，可於下週出院」云。下午與陳醫商議出院事。余告以現時回家，太太行動在在需人，而我每日要做飯打掃購公物等，老年人不能勝任，最好在院中多住幾天，俟太太精神好轉，能自己招呼自己就好，他說，此醫院容量不大而四圍人口增加太多，以致有人候醫院床位，故在院病人如病勢不重者多請早日回家。如因無人照應病人，則有兩個辦法，第一，移住療養院，此院有護士但無醫生，各病人自己醫生可以進內醫治，費用較小，本醫院有自辦之療養院一所在附近，其管理權由本醫院自掌，其飲食亦由本醫院兼管，甚為舒適云。第二，直接回家，由醫生出診單招呼「巡行護士公司」Visiting Nurse Corp 每日派或每隔幾日派一護士來做醫護工作，又可由醫生出單招呼「管家公司」Home Makers Inc. 每日派一管家婆到家中來替病人做飯、洗身、鋪床、洗衣、換衣、吸塵、抹灰等一切家庭工作。每日來半日或全日。每星期來五日或一日均可，所有費用都可由老人保險代付，自己不用出云。我說等我商量商量再說。

回家與兒女商量，咸以為先到療養院住些時，等精神好了再回家。此療養院即在醫院左邊，如果移住，則我仍每日跑來跑去實在累得很，最好在耕德園左近有一療養院就好了。有人說那邊有一個「養痛院」Convalescent Center亦收住病人及老人。我次日即到此院參觀，蓋一新造病院

佔地甚廣，內面佈置一新，共計二層樓，有飯堂有休息室。病房每兩人合住一間每日卅餘元。有正式護士一人值班，其下有學習護士多人侍候病人，其不能自動飲食或自己洗身者，咸由學習護士代辦。房間非常整潔。離我住處開車約五分鐘，我覺如此之近再好沒有，以後即由陳醫代為進行，約好太太出院後即移居鄰近之療養院。

10/10日星期五，我叫救護車十時到院搬家，屆時陳立夫夫婦及自己子女來接太太出院，大家非常高興，十一時許到達，此院正式名稱佛蘭克林療養院。到後即分派二樓44號房。兩三位學習護士來辦入院手續，將所有衣服皆寫有 CHEN 字樣，據說有人偷竊，又將所有日常之疼藥、胃藥搜去，謂非本院醫生所用藥方不能帶入。本院醫生每星期來巡視一次，病人自己醫生不能入院，又親友探視每日三時以後方得入院，十時出院。我叫每飯必送入房間來吃，太太不能去飯廳。當日中午、晚飯皆送來選不錯。同房者為一既聾且瞎之老太太，一切事皆能自理，全靠手摸。她不要人幫助，人亦不幫助她。她自己弄好床自己睡覺。太太呼疼要疼藥，我去交涉，非等本院醫生來不可，醫生何時何日來不得而知。電詢陳醫生，他說這個療養院出乎他醫權以外不能過問，愛莫能助。當晚與管事人商談毫無要領，言談行動似非上流人物。當晚祇得回家，次晨與陳醫生電話商量打算回家調養，但請招呼護士每星期來兩次，並招呼「管家公司」派人每日來四小時，每週來五日。

10/11日星期六，陰雨。候至下午三時入院，太太一見，淚流滿面，稱晨起被學習護士扶入小間，以水沖面沖頭沖身不由自主。早飯中飯皆由她們搬入飯堂吃飯，搬時用一種圓凳，凳底有四小輪，坐上去即由學習護士一推，聽其自滾，幾乎跌倒，呼叫不應。吃飯時同桌者皆老者流，不用刀叉即用手抓吃，實在住不下去。同時傳方兒夫婦亦來，聽後大發其火，與管事者大鬧，隨即要搬走。管事者開帳來，付兩日房錢經簽字放行，到家後自有疼藥及其他藥吃。可是一切事都由我做，兒子媳婦女兒女婿都各有家事自己忙不過來，何暇來幫忙。所請護士管家都因週末不來工作，真是呼天不應呼地不靈，祇得勉強掙扎。

以後每日侍候太太下床，洗面，將早飯送到床上吃，又侍候洗脚抹身等，真是不勝其任。後來到10/14星期二，護土方來診治打針，到十日後

10/20 星期一，管家的來，係一位黑中年女人，我帶她看完太太，領看各間房，並告以應做各事：(1)換被單(2)洗淨桶(3)吸塵抹灰(4)洗毛房(5)洗廚房(6)倒垃圾(7)上街買菜(8)做一頓午飯。並給錢先叫她買菜做什麼菜。以後各事皆由她自做，甚順利，蓋彼等皆受過訓練，知道如何做，那我才得做自己事，自己休息。如是找她做了五日正幫忙。10/27 日星期一，換了一個新的管家來，仍為黑人，但甚年輕，又須將應做之事教與一遍。四個禮拜換了四位。護士每週來兩次。後來醫生又派健身護士來教太太運動，每星期二次，以六個星期為限。護士每週兩次者，凡六個禮拜，以後每週來一次，一年不輟。

太太自回家以後，由護士，管家及健身護士幫忙，每隔三、四星期去看陳醫，每隔六個禮拜去看骨醫，都說有進步。太太到十二月終已捨去扶架，用拐杖走路，過了年，偶爾不用拐杖亦能單獨行走，但左腿仍疼，並未能復原。到作此文時為止，太太仍天天做運動，走路仍未如常，天陰仍喊腿疼。計時已離開刀十四個月，不知何年何日方能真正如常。回想一時高興要作長途飛行；能得快樂不足十日，樂極生苦所得苦，痛竟至四百日而不輟。以後如全部復原，仍有此與趣作長途飛行否？余不敢再嘗試矣。（待續）

「廿年前舊作」

~~~~~ 小兒 可強自國外返，搜集舊作，偶從日記中發現余前等建中興新邨時吟贈張金鎔學長詩，特錄出，以供反省。~~~~~

一九五六年春奉調霧峯籌劃中興新邨建設，張金鎔兄已繼余接長建設廳工程總隊長一職，賦詩以贈：

曾懷壯志建新城  
水國春來花似錦  
亦從林下師農父  
築屋敲泉原急務

又向舊僚再點兵  
霧峯客駐柳如旌  
却悟山中學養生  
子余相勉莫相輕

劉永楙 廿年後重錄

一九七七年五月

## 中文橫寫的讀法

鄭海柱

►友聲第 260 期改版橫排，編者要試排幾期，看看大家的意見以定取捨。誠如各地學長們所建議的，友聲刊載的文章常常中文夾有英文，同學會各種活動的會計賬目等亦宜於橫排，從左向右，讀起來確較順眼。我打算舉手贊成。

►有一天，我偶然看到舊報紙上有一則報導，大意是，教育部重申中文橫寫順序，凡學術性及教育性的書刊，橫行排列，得採由左向右的方式，凡榜書、標語、招牌、匾額、標示等，橫排的時候就應由右而左。我心在想，友聲既非學術性又非教育性，橫排是可以的，但是不得由左向右。我舉起的手祇得縮了回來。

►大家都知道有一個笑話：有一家日本商店年終要大減價，老闆在門口懸一幅橫招，寫着「本日大賣出」中國人譏為：出賣大日本。弄得老闆啼笑皆非。雖然，這是中國人故意歪曲的笑話，但是我們可以看出方塊字（包括中文、日文、韓文）橫寫的時候可能招致的困擾。因為寫者自寫，讀者自讀，寫者與讀者之間缺少了一種順序的符號。

►地圖上的字多數是橫排的。我們雖不至於將「紐約」讀成約紐，或「倫敦」讀成敦倫，但是非洲許多地名我們確不知如何讀法。工程圖內的字常常也是橫排的。有時候明明寫的是「厚半寸」，可能做出來的東西是寸半厚。課本裡畫了一條牛，寫着「乳牛」，小學生可能就讀為牛乳呢。

►最近，報上刊登一張新式路牌的照片，據報導，這種路牌在城中區試辦，因其高度不高，不須仰看，且有起迄門號標示，便於尋址，市民反應良好云云。細看之下，字體是橫排的，可謂新式，但是那上面的一行字似應由右向左讀「段一路愛仁」，那下面的一行字則似應由左向右讀「1-15號」。同一塊路牌上有兩種讀法，讀起來眼晶要作整個兒 U-turn，竟把我弄糊塗了。這是證明我們缺少一種順序的符號的另一個事例。

►書寫至此，我想編者已經看出我的意見了。我的理論是，中文橫排